

◎亲情无限

奶奶

□月色 学良

我的奶奶是一位个子矮小的小脚老太太。

村里人说起我的奶奶，都说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，干活也很麻利。每当她听到这些话，总会表现得特别不好意思，九十多岁的奶奶还带点儿萌萌的孩子气，特别可爱。

说起裹小脚，奶奶说，在那个封建的年代，大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。我小时候，还经常看到她用两条长长的白布带子把自己的小脚紧紧地裹在里面，看着都让人心疼。而奶奶却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她告诉我，小的时候就按照大人的要求开始裹脚，那时候常常疼得直掉泪却没有办法。后来长大了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奶奶这一生虽然因为脚小没受人嫌弃，但是因为脚

小走路干起活很不舒服，特别是我爷爷去世以后，她没少受罪，那挪动着小脚蹒跚在田野里、村集上、磨道里、灶台前的身影，看着让人既担心又心疼。

村里人说，奶奶这一辈子特别不容易：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；爸爸不到两岁，爷爷因为意外去世；没过多久，姑姑也生病离开人世。亲人接二连三地离去给奶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一家人就剩下她和体弱多病的老三——我爸爸。一个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的旧式女子，这日子该怎么过去？看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，好心的亲戚都劝小脚奶奶改嫁。然而，大字不识一个小脚奶奶认准了一个道理：只要憋着一口气，日子再苦再难总有过去的时候。看着这样倔强要强的奶奶，大家只能摇头

叹息。

乡村的日子像一卷发黄的底片，过日子比树上落树叶还要稠密。就这样，孤儿寡母开始艰难度日。那时候是生产队，家家户户都是干活挣工分。我们家只有奶奶一个劳动力，挣的工分却从来没有落后过。从我记事起，就听老人们和邻居们说：“你奶奶真要强，你们家能有今天也算是奇迹！”现在人到中年，我也挑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，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奶奶的不易，她当年要付出多少不为人知的辛劳才有我家的今天啊！

我是长孙，奶奶说我从从小就特别懂事。其实，我从从小就喜欢黏着奶奶。那时候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就是赶庚会，我赶会是为了凑热闹，奶奶赶会是为了卖草鞋和草帽。为了补贴家用，农闲的时候，奶奶夏天编草帽，冬天编草鞋。等到有庚会的日子，就带着她的“作品”去卖掉换钱补贴家用。那时我才四五岁，左右两个肩上各搭一双草鞋，小尾巴似的跟在奶奶后面，四里八村



◎人间真情

李大娘

□杨新伟

小时候，最喜欢听到拨浪鼓的声音，“咚、咚”只要耳边响起这熟悉的声音，我就喜出望外，飞奔出门。因为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招徕生意用的就是拨浪鼓，可以用家里的旧鞋底，破塑料薄膜换小贩的糖豆、焦米糕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没有其他可口食品，能吃到这些解解馋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因此，我很乐意听到拨浪鼓的声音，这意味着有好吃的。摇拨浪鼓的大多是些老爷爷、老婆婆，他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，风餐露宿，从他们身上，我学到了坚强、乐观和自信。

李大娘就是其中的一位，我遇到她，是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。当时，我正在家里乘凉，突然，外面传来拨浪鼓的声音，我马上站起来，到院子里找破塑料薄膜和旧鞋底，母亲和我一起走出家门。到外边一看，发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拉着架子车，车上摆着红头绳、玻璃球、缝衣针、发卡、皮筋、乒乓球，还有糖豆、焦米糕，吃的、玩的、用的应有尽有，虽然东西小，但都是生活必需品。几个小孩正在用旧鞋底换玻璃球，经过一番挑选，小孩们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东西，一哄而散，到树下打弹子去了。我和母亲走过去，天气太热了，豆大的汗珠不断从老大娘的脸上淌下来，她穿的花衬衣已经完全湿透，紧贴在身上，母亲看到这些，叹了

口气。我拿着破塑料换了几块焦米糕，母亲换了几根皮筋、几个发卡，还有一个顶针。换完后，母亲一边和老大娘说着话，一边让我回家端碗白开水给她喝。等我出来时，发现母亲把大娘引到了阴凉处，两人有说有笑。

我把水端过去，静静地听她们谈话。老人说，她姓李，老家是商丘的，家里有几亩盐碱地，每年只能产二三百斤粮食，根本不够吃，每年过完年，男人到城里盖房，年轻的女人在家里看孩子，年老的女人到外地做点儿小买卖。我突然有个疑问，她们晚上睡在哪儿呀？就大声问她：“你晚上睡在哪儿呀？”李大娘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天当被，地当床，走到哪儿睡哪儿。冬天找麦秸垛，夏天找树林子，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”我又问：“你们家就做焦米糕吗？是不是天天吃？”李大娘叹了口气，“唉！我自己也没吃过。”我不禁有些奇怪，怎么可能呢？李大娘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，解释说：“焦米糕是用来换东西的，换来的东西送到废品站卖钱，我怎么舍得吃呢？”“那你平常吃什么？”“从家带来的馍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娘从车上拿出一个塑料袋，一层一层打开，里面放着几张烙馍，已经干得掉渣，她就着我端过去的白开水吃了起来，我不禁有些心酸，一个老婆婆，不能在家享福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出来奔波。

简单地吃过饭，李大娘说：“我虽然累

点儿，但看到挣来的钱，换成了全家人吃的粮食，比啥都高兴。”母亲在一旁对我说：“你看这位大娘多辛苦，你要向她学习，在学习上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。”李大娘笑了，摆摆手说：“我一个老婆子家，没啥可学的。”过了一会，李大娘拿出几个糖豆给我说：“小朋友，我给你商量点儿事，你看能不能把你看过的小画书给我几本。”“你也看吗？”我有些疑惑，“我不看，拿回家让我孙子看。”“你孙子多大了？”“8岁，我们那里生活水平差，小孩没看过啥书。”母亲这时接过了话茬：“老姐姐，你放心吧，过一会儿，我让孩子把他不看的画书给你拿来。”李大娘感动地说：“太谢谢你了！”说完，又要拿焦米糕给我吃，母亲拦住了她。母亲问：“老姐姐，你家的孙子学习咋样啊？”“我孙子学习可好了，他经常把课本里的故事讲给我听。”说到这里，李大娘抬起了头，眼神里充满了喜悦。“我就想着将来孙子考上大学，有个好工作，再也不要像我这样劳累。我相信，他一定能考上的。”李大娘的眼睛湿润了，但她的目光却是那样地坚定。

李大娘走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如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李大娘的孙子应该上了大学，早已经参加工作了吧！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缘，但她的坚强、乐观和自信却深深影响了我，让我坚信，生活总有曲折，未来终归美好。

◎都市闲情

岁月深处桂花香

□程慧鸽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开始迷恋桂花了。

中秋节前后，走在路上，总是在一阵幽香飘进鼻孔时我才知道：桂花开了！于是一边四处张望，一边深深呼吸，想把那香气全部吸进肚子里，我眼神不好，桂花又特别娇小，常常是还没找到香自何处来就不得不继续赶路，不禁痴想，要是能发明一个吸香瓶，把桂花香收集起来长久享用，那有多好！

记忆中，最早对于桂花香的印象是学生时代用的一种叫“桂花蜜”的润肤霜。第一次用，我就被它那甜甜的香味儿俘获了。记得那时“桂花蜜”两块钱一瓶，真正物美价廉，好多年没有用过“桂花蜜”了，市场上已经不见了它的踪迹。也许那么廉价的东西，早被市场抛弃了吧！

某日逛淘宝，竟意外发现了“桂花蜜”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它还是旧时的模样：淡黄色的乳液，咖啡色的瓶盖，瓶身裹着的包装纸古色古香，仿佛是从岁月深处穿越而来的故人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它的价格基本没变。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，追求利益的时代，恐怕也只有经典国货才会如此亲民了吧！于是赶紧买了几瓶，就像偶遇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欣喜。

那天，上班路上又飘荡起熟悉的阵阵幽香。不知怎的，闻着这香气，我竟然有了感动。这桂花，多像年久日深的亲情和友情。平时从来不过多关注它，可只要季节一到，它的香气就会弥漫在你周围，不会轻易散去。想起李清照的词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”桂花就是这样，貌不惊人，却让人难忘。真情就是这样，不显山露水，却一直守候。任岁月流逝，仍初心依旧。

年龄越大越爱桂花了，总觉得那么好的花开了不久就落地上太可惜。于是采了一袋桂花，小心清洗干净，用吹风机吹干，泡桂花茶。茶水里的香味儿很淡，却也清香怡人。

